

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  
主编 傅光明

# 凤凰之子 沈从文

李家平

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教育出版社

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  
主编 傅光明

FENGHUANG ZHI ZI  
SHENCONGWEN

# 凤凰之子——沈从文

李家平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教育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凤凰之子——沈从文 / 李家平著. —合肥:安徽  
教育出版社, 2012. 8

(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 / 傅光明主编)

ISBN 978 - 7 - 5336 - 6932 - 4

I. ①凤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沈从文(1902~1988)—  
生平事迹 IV. ①K825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86914 号

---

书名: 凤凰之子——沈从文

作者: 李家平

---

出版人: 朱智润

责任编辑: 艾尚武      责任印制: 王琳      装帧设计: 何宇清

---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教育出版社 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(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, 邮编: 230601)

营销部电话: (0551)3683010, 3683011, 3683015

排 版: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 合肥义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     电话: (0551)3355286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---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     印张: 6.375      字数: 145 千字

版次: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    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ISBN 978 - 7 - 5336 - 6932 - 4

定价: 17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 青春剪影出一首首梦的歌（代序）

傅光明

鲁迅《呐喊·自序》的开篇第一句话是：“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，后来大半忘却了，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。……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现在便成了《呐喊》的来由。”紧接着，他回忆起儿时家庭从小康坠入困顿，这样的苦涩经历使他从中得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，继而要“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”。

从他睁开眼看世界，他便有了梦，很美满的一个梦——到日本，学医，救治像他父亲一样“被误的病人的疾苦，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，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”。直到课堂上放映关于日俄战事的画片，“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，一个绑在中间，许多站在左右，一样是强壮的体格，而显出麻木的神情。据解说，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，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，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”。

这个故事本身已具有经典性，不仅如此，相信凡熟悉鲁迅的读者更喜欢咀嚼接下来的这一小段文字，因为它是鲁迅作家梦开始的地方：“学医并非一件要紧事，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，

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，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，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。”

这时，他又开始做好梦了。从仙台辍学回到东京，他邀几位朋友一起办杂志，以期迈出文学的第一步。但这本取“新的生命”的意思而叫《新生》的杂志，在策划中便胎死腹中，梦也随之转瞬即逝了。

因梦无法实现而带来的寂寞，一天天地长大起来，“如大毒蛇，缠住了我的灵魂了”。然后是无端的悲哀和驱除不尽的痛苦，而麻醉的最好办法是“使我沉入国民中，使我回到古代去”，让生命黯然销魂，直销到“再没有了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”。

就这样，在蚊子多的一个夏夜，已蛰居北京，在绍兴会馆里百无聊赖抄古碑的鲁迅，迎来了一个老朋友。这位“偶或来谈”的金心异，便是正协助陈独秀编辑《新青年》杂志的钱玄同。聊天中，一段石破天惊的对话呱呱坠地，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经典的里程碑式的思想意象：

“假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，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，不久都要闷死了，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？”

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

子的希望。”

由此，鲁迅发出来“狂人”的呐喊，《狂人日记》不仅成为小说家鲁迅的起点，更成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源头和丰碑。

可以说，鲁迅是在生命日渐消沉的时候才做起小说来！显然，是“五四”孕育出了鲁迅的新生，而鲁迅又给“五四”注入了别样的新鲜活力和深邃的思想光芒。那本在东京未出世就夭折了的《新生》雪藏起鲁迅的摩罗诗力，而一本在北京崭新的《新青年》却真的赋予鲁迅新的生命——文学的、艺术的、精神的、思想的不朽生命。

简言之，由一篇短短的《呐喊·自序》，已大致可以为鲁迅，同时也可把这样的梦影当参照，为许多现代作家，甚至为读者自己画一幅青春剪影了。

像鲁迅一样，世上所有的人，年轻时候都会做许多梦。醒来一个梦，再做下一个梦，有梦便有希望在，人生的过程就是在不断做梦寻梦。当然，悲哀时，又会感觉一如鲁迅所说，“人生最痛苦的，莫过于梦醒来无路可走”。如果真的无路可走了，还是要做梦，回忆青春的梦。没有了梦，便只剩下了绝望。

这套书里的作家们，年轻时几乎无不有着一个又一个的梦。郭沫若像鲁迅一样，早年赴日本留学时，学的是医，后因受到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和美国诗人惠特曼思想的影响，决心弃医从文；与郭沫若等一同发起成立“创造社”的郁达夫，留日之初，考入的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学部，后又改学过政

治学、经济学；冰心在写她的《繁星》、《春水》以前，就读协和女子大学理科，向往的也是日后成为一名医生。

然而，任何一个梦想的实现，都需要付出巨大的艰辛、努力。一个人的青春岁月，时常是苦恼与快乐相伴、信心又时常与茫然相随。正是在这个时候，已经长大了的青少年，会突然惊奇地发现，原来世间的事情是如此的复杂，连黑与白都有可能变得不清晰和不确定起来，无法一下子认定的事情越来越多。这些对于作家来说，却又是不可或缺的人生经历、经验和体验。

无论他们在年轻时做过怎样的梦，有一点是共同的，即读书、求知。他们大都有过在海外或留学，或进修，甚或流亡的经历；许多人至少懂得一门外语，像巴金、郁达夫、钱钟书、杨绛等，通晓的外语在两门或两门以上。茅盾是在大革命失败后，流亡日本时，开始写作他的小说处女作《蚀》三部曲。巴金的小说处女作《灭亡》写于巴黎，这之后，写作一发不可收。朱自清在出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的前一年，曾在英国进修过语言学和英国文学，后漫游欧洲五国，才有后来写作的《欧游杂记》、《伦敦杂记》。艾青最初读的是艺术学院绘画系，后在赴法国勤工俭学时，边学绘画，边接触欧洲现代派诗人，最终成为诗人，而不是画家。在南开中学就开始参与戏剧活动的曹禺，初入南开大学，读的是政治系，转至清华西洋文学系才真正开始钻研戏剧，从古希腊，到莎士比亚、契诃夫、易卜生、奥尼尔，孕育出了他的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。

每个作家都有藏在他的文学梦背后的故事，这些故事对于启迪我们的人生智慧和精神思想，都是难得的知识营养。通过这样的故事，我们知道，徐志摩最早没想过要成为诗人，他留学美国时，学的是经济，转去英国，是为了追随罗素，搞政治。当丁玲陷在生活的困惑之中，她做过画家梦，更做过电影明星梦。各自已有深厚的人生体验的川籍作家艾芜、沙汀，是在他俩相遇后，一起走上文学路的。从湘西走出来的“乡下人”沈从文，学历只到小学，经过人生的许多坎坷沧桑，矢志不渝，最终成就了自己的文学梦。

对于今天的读者，已经成为历史的他们，在这个“剪影”里构成了一组混着一个又一个青春生命泪与笑的梦的合唱。如果能够从他们一串串的梦里找到自己，相信你的未来不是梦！

2012年6月26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

# 目 录

楔 子	/ 1
第一章 希望之光	/ 5
第二章 初遭劫难	/ 10
第三章 上学堂	/ 15
第四章 跪 香	/ 21
第五章 聪明野孩	/ 27
第六章 良心上的折磨	/ 34
第七章 美丽的凤凰	/ 40
第八章 革 命	/ 45
第九章 砍 头	/ 51
第十章 新学校	/ 54
第十一章 预备兵	/ 59
第十二章 当兵吃粮	/ 68
第十三章 清 乡	/ 76
第十四章 最初的转变	/ 84
第十五章 乡下人	/ 91

第十六章 滩 声	/ 99
第十七章 多情的大王	/ 104
第十八章 冲破寂寞	/ 115
第十九章 走出湘西	/ 120
第二十章 好大一座城	/ 126
第二十一章 最初的文学生涯	/ 130
第二十二章 “我是郁达夫”	/ 136
第二十三章 香山上的故事	/ 141
第二十四章 三个人的梦	/ 146
第二十五章 苦难的转折	/ 154
第二十六章 孤雁哀鸣	/ 158
第二十七章 第一次授课	/ 167
第二十八章 锲而不舍的求婚	/ 171
第二十九章 大海情思	/ 178
余 音	/ 187
沈从文主要著译书目	/ 188

# 楔子

在那湖南省西部，被人们称作湘西的地方，在那湖南、四川、贵州三省边界处湖南境地里，坐落着一个小小的暗红色石头城，她就是湖南省凤凰县的县城。小小的凤凰城，精致又古朴，城里人世世代代过着宁静的生活，整日在铺着石板的狭窄街道上走来走去，日日如此，月月如此，年年如此。如果，我们能在高空中俯视凤凰城的话，就会看清小石城原来深深地“埋陷”在连绵起伏的大山中间，有条沱江环城略绕便将尾部一甩，掉头流走，注入湘西著名的武水，武水再流入沅江，沅江水势增大，滚滚洪流在山间左冲右突，最终闯出群山注入四通八达的洞庭湖。不用说，流经凤凰城外的小小沱江，就是过去人们水上的主要交通路线。也不难想象，凤凰城在从前是多么地封闭。

小石城外的苍茫大山一座连一座，望不到尽头，大山里一年四季草木繁盛，景色非常美丽。莽苍苍的原始森林有各种野兽出没，夜晚，城里人都听得到附近的虎啸狼嚎。但在白天，你会被这里美丽的山林所吸引，被大自然的风光所陶醉。在这广阔的山野土地上，不仅居住着汉民，自古以来还居住着苗、瑶、峒、土家等少数民族，应该说这些少数民族是这一带最早的居民。可是，这些少数民族自古就受着封建统治者的压迫与歧视，被轻蔑地称作“南蛮子”。其实凤凰城当初的建设，就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自然城市，而是官府为防备苗族人民“叛乱”所修建的军事设施——城堡。从前，这一带曾修筑了许多碉堡、哨卡，还有城墙，到处是兵营，连凤凰城内的人，也



多半是军人。那时节，这一带旌旗招展，鼓角声声，一派战争的气氛。直到清朝末年、民国初建时期，这种紧张气氛才渐渐消失，城内淡泊过活的居民占了多数，山野间的军事设施逐渐残破坍塌。但少数民族地位依旧低微。传统的歧视观念仍保留在人们的头脑中。

湖南人好勇斗狠，而湘西一带更是崇尚武力，仅在小小的凤凰城内，就出了不少军官，其中有四人还是清政府的提督。本书主人公沈从文的祖父沈宏富，就是那四名提督中的一个，他一生官途最辉煌的时候，曾当过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——贵州提督。是他，使沈家成了凤凰城内的名门望族，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誉，所以尽管沈从文出生后沈家已经在走下坡路，开始衰败，但沈从文仍是少爷身份，受人另眼看待。中国人自古受封建思想左右，宗族观念极强，总希望能使家族世世代代大富大贵，如果家庭中出了大官或名人，就希望子孙万代都要像他们的“先人”那样，保持住这份官职荣誉、家产田地。沈家也不例外，既然出了沈宏富，于是一家上上下下都盼望着子孙“像祖宗”（人们把不孝顺也就是不像祖宗的人称作“不肖子孙”），具体说就是像沈宏富，去建业立功，光宗耀祖。

也许有人会问，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凤凰城会涌现出这么多的军官呢？说起来还得归结于 1851 年爆发的那场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起义。那时候起义军几乎占领了半个中国，清王朝眼看就要被推翻，而清王朝统治者的子弟兵八旗军，早已腐败得就像朝廷皇族一样无能，根本打不了硬仗。为此，朝廷调集各地方军队前去镇压起义军，并不惜用高官重金作奖赏来引诱这些地方军英勇作战，沈宏富就是随着湘军出征，转战各地靠军功当上提督的。由于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十几年，再

加上战场辽阔，战事频繁，清廷封出去的官可就多了，以致战争结束后许多退伍老兵有官无俸，生活都没有着落，相当“可怜”。据说当年有一个七品县官到北京访友，在京城雇了辆人力车赶路，一路上嫌拉车的老头走得慢，嘴里便骂骂咧咧。不料车夫把车一撂，从怀中掏出五品顶戴来：“你他妈跟咱摆什么臭架子，老子的官衔比你还高哩，今儿伺候你是你的福气！”吓得那个小县官跳下车抱头鼠窜。

当然，那老车夫被授予的是个虚衔，类似今天发张荣誉证书似的，所以不能指望这种官衔养家糊口。而沈宏富却是获得了实衔的，他在云南、贵州、四川都做过官，这对一个曾经以卖马草为生的青年来说，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，如果他不是过早死去，也许沈家的兴旺发达还会持续更长一段时间。总之，沈宏富回到凤凰城不久，就因伤病去世，当时年龄不过三十岁上下。

沈宏富没有留下子女，挣下的一份不算太丰厚的家产需要有人继承，照当地风俗习惯，要从近亲中找个男孩过继给他当儿子续香火。在沈宏富妻子的主持下，就把延续沈家后代的任务交给了沈宏富的弟弟沈宏芳，但这位住在乡下的沈宏芳也有麻烦，妻子不能生育。沈宏富妻子又做主从贵州领来一位姓刘的苗族姑娘给宏芳做二房，也就是小老婆。苗族妇人刘氏为沈宏芳先后生下两个儿子，于是便将老二过继给沈宏富做儿子，起名沈宗嗣，他就是沈从文的父亲。如此算来，沈宏芳应该是沈从文的亲爷爷，而苗女刘氏则是沈从文的亲奶奶了。可是刘氏却根本没有任何名分，原因就在于她是个苗家女子。那年月，苗族人备受歧视，社会地位低微，苗人甚至连参加文武科举考试的资格都没有，这可是件大事，沈家还



指望着沈宗嗣和他的后代继承先辈事业呢,所以他们决不能让外界知道沈宗嗣的生母是苗家女这件事。就在刘氏生下宗嗣后不久,她便被沈家悄悄地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。为掩人耳目,沈家还在老家黄罗寨旁的林子里造了座假坟,谎称刘氏已经死去,逢年过节子孙们还要来这里烧香祭拜,沈从文自小就来跪拜磕头,对他亲奶奶的事一无所知。当时买卖苗人并不是一件什么大事,很普通的。刘氏被卖后,沈宏芳又娶了第三房,继续生儿育女,就不再提了。

小小凤凰石头城,确是个出人才的地方,别看它在地图上是那么的不起眼,这里不单出将才,也出文人,从历史上看,凤凰至少出了两个大文人。第一个大文人,名叫熊希龄(1870—1937)。他是清光绪年间的进士,还读过洋学堂,曾任湖南时务学堂提调,在清政府做过参赞。辛亥革命后,熊希龄在袁世凯政府出任过财政总长乃至国务院总理,是风云一时的政坛显赫。后来,熊希龄又在段祺瑞政府任行政院院长等职。退出政坛以后,这个大官僚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,位于北京香山的著名的香山慈幼院,就是熊希龄开办的。

另一个大文人,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沈从文了。沈从文原名沈岳焕,他没有顺遂家族的期望,到战场上凭着一刀一枪累积战功,做个大将军,却像他后来的名字那样,从事了文化事业。他走的是另一条路,崎岖曲折,漫长平淡却艰难困苦,他努力奋斗却又似乎听凭命运摆布。

古人言,大丈夫要想名垂青史,或是做“封疆大吏”,或是去“著书立说”,大致就这两条路。至于沈从文,则显然是选择了“著书立说”的道路。

1900年5月，大沽口炮台。

凌晨时分，集结在大沽口外的俄、英、日、美、法、意等国的二十四艘军舰，突然一齐向大沽口炮台开炮射击。霎时间，炮台陷入浓烟火海之中，红得耀眼的火光驱净了海边的宁静，炮弹打到哪里，哪里瞬间便闪亮起橘红色火光，在滚动的黑烟中火光此起彼伏。炮台震颤着，痛苦地忍受着射来的飞蝗似的炮弹的肆虐。

俄顷，纠集在一起的侵略军，怪叫着挥舞着刀枪登上海岸，疯狂地扑向炮台。他们随军舰已经在大沽口外静候了一个星期，眼望着中国海岸早就急不可待，那边就是广阔、古老、神秘、富饶的一个落后帝国，那里有无数的财富在等着他们去掠夺，无数的人在等着他们去奴役，而征服中国，长官说是很容易的事，因为中国军队几乎没有任何先进武器。尤其是，长官向他们许诺，登岸以后，可以任凭他们烧杀抢掠，更使得他们像胃口吊足了的豺狗一样急红了眼睛。

炮台上硝烟尚未散尽，守将罗荣光已把将士们调到前沿，看来损失不算太大，尚可一战。令人焦急的是，援军迟迟不见踪影。昨天，罗荣光已经收到沙俄海军中将发来的最后通牒，限他今日凌晨交出炮台。罗当即派火速求援，期望能与援军协同作战，拒敌于国门之外，可直到现在除了闻讯赶来的为数不多的义和团民，不见官军前来增援。顾不得许多了，罗荣光战刀一挥：开炮！大炮吐出愤怒的火焰，部分守军和义和团民也向扑来的侵略者开火还击。一阵激战，强盗们在炮



台前丢下近百具尸体退了回去，敌舰也有几艘受伤冒烟，稍稍向阵尾驶退。

沙俄海军中将震怒了，因为他前几天已从电报得知，由西摩尔率领的八国联军两千多人从天津向北京进犯时，在廊坊一带受阻，战况异常不利。战局迫切需要他的联军在大沽口登岸，撕开另一个口子来扩大战争规模。军舰上所有的炮口瞄准了大沽口炮台，快速急发，联军又掉过头来，潮水般地扑向大沽口守军，他们冲上即被击退，退下去复又冲上来，死伤已近二百人，但仍然猛攻不止。

罗荣光眼看着炮台的防卫力量在迅速减弱，心里明白，此刻弟兄们差不多快要打完炮弹了，阵地被冲得零零落落，战士们几乎都在各自为战。他知道已经无法指望援军了。此时此刻，京城里的权贵们早就慌作一团，纷纷自保找寻逃路，谁还顾得上大沽口还有一标守军在浴血搏杀、拼死卫国呢？

排炮狂暴地轰打在炮台上，浓烟烈火中，守军和义和团团员纷纷倒下，倒下……经过六个小时的苦战之后，大沽口炮台最终失守。

一群残兵败将行色匆匆地向着后方撤退，群龙无首。这群衣衫破烂颜面熏黑的败兵，没有任何表情。每逢岔路口总有人踏上另一条道，逃往自己的家乡，谁都知道这群人的最后结局：四散回家。裹挟在逃亡兵士中间的，还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，此人年近三十，身材魁梧，虽已是逃兵，可眉宇间仍透出一股英武气概，他是罗荣光手下的一员副将，名叫沈宗嗣。身旁有人问他：“沈大人，到天津后，您打算怎么办？”

沈宗嗣长吁了一口气：“不知道……先回家去看看再说吧。”沈宗嗣一脸的疲惫，忧郁的目光注视着前边这条像是永

远也走不到尽头的土路。

两年后，湘西凤凰城沈家大院。

沈宗嗣斜倚在竹椅上，半眯双眼，身旁竹几上摆着几册线装医书。沈宗嗣慵懒地伸手拨动了几下书页，却无心捧起来阅读，他索性闭了眼睛哼起京剧：“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，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，我好比……”

“宗嗣！”是妻子黄英端了茶杯来到沈宗嗣的跟前。黄英出身书香门第，不单会识文断字，还懂些医道，这一点与沈宗嗣颇有共同语言。尤其是，她不仅能干而且遇事能有决断，不似好多妇女一碰上麻烦事就没了主意，因而沈宗嗣才能放心地离家从军，去圆他的将军梦，家中自有黄英料理。不过，自从这次回家后沈宗嗣总觉得对不住妻子，因为他从大沽口撤离时，将随身携带的一些值钱的宝物丢失，这等于是将家中产业损失了大半，可谁叫他平时喜欢欣赏、把玩这些宝物呢。黄英极贤惠，她没有显露出丝毫责备丈夫的意思，但越是这样，沈宗嗣心里头就越觉得过意不去。所以，只要夫妻俩单独在一块的时候，沈宗嗣就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别扭的感觉，虽然这种感觉很轻微，可黄英还是有所觉察，她对丈夫尽量少提家中的经济事务，免得丈夫心烦，何况，沈宗嗣的志向从来是想在疆场上建立功勋，很少过问家事的。

这会儿，黄英把茶交到丈夫手里，说：“妈妈今天身体又不太好。”见丈夫想站起身她又说：“我已经服侍她老人家睡下了，估计不太要紧，你就先不要过去看她啦。”

沈宗嗣略带感激地瞥了一眼妻子，她总是这样，什么事不等别人想到自己就全都安排妥当。沈宗嗣不禁回想起母亲那

